



治 缺

全 文 抱 朴 子

外 篇

服部文庫
117
342
8



117
342
8

全文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吳興郡山人慎懋官 校

廣譬卷第三十九

四十同卷

志二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清斯則富矣何必玉帛
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則貴矣何必青紫之
無乎俗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
高矣何必凌雲而蹈霓乎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
未有覺其短乏是則深矣何必洞河而淪海乎四海
苟備雖室有懸磬之窶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煮海矣
身處鳥獸之群可以不謁乎朱輪而華轂矣

抱朴子曰潛靈俟慶雲以騰竦棲鴻階勁風以凌虛
素鱗湏姬發而躍白雉待公且而來姜老值西伯而
投磻溪之綸韓英遭漢高乃騎撥亂之才

抱朴子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邈高節以
外物者則富貴可遺故支離之偉造化而怡顏北人
箕叟棲嵩岫而得意焉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泐全能事不可畢氣故懸象明
而可蔽山川滯而或移金玉剛而可柔堅木密而可
離公且不能與伯氏跟絰於憑雲之峻仲尼不能與
呂梁較枝於百仞之溪

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
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太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
濟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以副陟者之欲故廣車不
能脅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士不能樽其節以同塵
於隘俗

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濟物三光以普照著明崇華
以藏疾為曠北溟以含垢稱大碩儒以與進弘道遠
數以博愛容衆

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為戰施麟角鳳爪不必為
鬪設故雉生不釋劍於平世擊柝不輟備於思危

抱朴子曰南金不爲處幽而自輕瑾瑜不以居深而
止潔忠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
苟合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丘阜之卑浮溟海者識池沼
之褊披九典乃覺墻面之篤蔽聞至道乃知拘俗之
多迷

抱朴子曰渾沌之原無皎澄之流毫釐之根無連抱
之枝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熱隙穴之中無炳蔚之群
鈎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

抱朴子曰不覩瓊琨之煇燦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

覩虎豹之文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
然後悟巴人之極鄙識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
固陋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益不知全用之埏埴寸裂之錦
黻未若堅完之韋布故夏姬之無禮不如孤逐之皎
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鷂不揮翮以妄擊
若廟筭旣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投
洪鑪飛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試于將羔犢之犯虺虎

也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暗於地
美蹶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
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於外者或患生乎
內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
傷故秦始皇築城過胡而禍發幃幄漢武懸旌萬里而
變起蕭牆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无常道進趨者以適世
為奇役御者以合時為妙故玄冰結則五明捐隆暑
熾則裘鑪退高鳥聚則良弓發狡兔多則盧鵲走干

戈興則武夫奮韶夏作則文儒起

抱朴子曰激修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跨積
石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舍洪夢而去繁柯敗源
失本匙不枯訖叛聖違經理不弘濟

抱朴子曰四瀆辯源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殊塗同歸
色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
等而悉美

抱朴子曰物貴濟事而飾為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
其本故絲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淳素可以匠物不

文粹

抱朴子曰衝飈謚氣則轉蓬山峙修綱既舒則萬目
齊理故未有上好謙而下慢主賤寶而俗貧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
步武之池而引沉鱗於江海豐朝陽之林而延靈禽
於丹穴設象於槃盃而翠虬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
而望舒變於太極是以晉文回輪於勇虫而壯士雲
赴句踐曲躬於怒鼉而戎卒輕死九九顯而扣角之
俊至枯骨掩而三分之仁治

抱朴子曰膏壤在芟而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
而化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齊桓以捐紫止奢競早
華構而豐屋之過成露臺輟而玄默之風行

抱朴子曰極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響絕明者覲機理
於玄微之未形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
疾箕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初

抱朴子曰二儀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
德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
則姦萌破而非懦弱所能用也惠下逮則遠人懷而
非儉吝所能辯也

抱朴子曰浮滄海者必精占於風氣故保利涉之福
善莅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享惟永之慶故闇君之

印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

抱朴子曰毫釐蹉於機則尋常違於的與奪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混侔則彝倫攸斁功過不料則庶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仗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故得入者先得之於已者也失入者先失之於已者也未有得已而失人失已而得入者也

抱朴子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暗主倒執干戈雖曰尊而勢去故制慶賞而得衆者田常所以奪齊也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之刻船不可以索遺劔膠柱不可以諧清音故翠蓋不設於晴朗朱輪不施於涉川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滅火

抱朴子曰丹書鐵券刺牲歃血不能救違約之弊則難以結繩檢矣五刑九伐赤族之盛不足以止覬覦之姦則不可以舞干化矣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

時之宜

抱朴子曰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偽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誑以淺也不然以虺蛇為應龍狐鴟為麟鳳矣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譴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听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駑蹇輟望於大輅戎虺揚鑣而電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抱朴子曰潜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舍隙之崖難

以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甲子之朝其疆久矣其云尚矣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為入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諛而誅之或放乎散此蓋兼公之好僞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抱朴子曰摩尼不宵朗則無別於磧礫化鯤不凌霄則蹉殊於桃虫綿駒吞聲則與暗人為群逸才沉抑

則與凡庸為伍故組鯁蕪絳蛇於淵濔鴛蹇黷駿騷
於坳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紈於泥
濘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鹵之邑捐經
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訟者不訟其屈違者不拯其
窮或貴其文而息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為
病由來久矣

抱朴子曰開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崇峻不凌霄
則無彌天之雲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
辭也不贍故觀有盈丈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
見有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木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夕萃軒丘日未移晷
周章九陔凌風蹈雲不踰不閔者以其六翮之輕勁
也夫良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

抱朴子曰淇衛忘歸不能無絃而遠激振塵之音不
能無器而興哀超俗拔萃之德不得立功於昧至之
時

抱朴子曰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乎
涸源熠燿之宵熠不能使萬品呈形志盡勢利不能
使芳風翹世

抱朴子曰重淵不洞地則不能含螭龍吐吞舟蛟之
不極天則不能韜琳能群雲雨之穴不絕俗則以不
收美聲著厚實執志不絕群則不能臻成功銘弘黍
而凡夫朝爲蝸翼之善夕望丘陵之益猶立植黍稷
坐索於豐收也

抱朴子曰行無邈俗之標而索高士之稱體無道而
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播德音者
將來猶褰裳以越滄海全侍而躍九玄

抱朴子曰泥龍雖蔚絕煩蔚而不堪慶雲之招撩禽
雖雕琢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芻狗雖飾以金翠而

不能躡景以頓逸近才雖豐其寵祿而不能容天清
而地平

抱朴子曰毒粥既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則
下有聚死之虫芻豢之豐則鼎俎承之才小任大則
泣血漣如桑霍爲戒厚矣范甌之鑒明矣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歛山峯之塵驚風
摧千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芽驅虎虺闕不能威蚊
蚤冠世之才不能合流俗

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不惰者衆善之師也
登山不以艱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清苦不以窳

否而怨則必永其令問矣

抱朴子曰和鵲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濟命之器也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播種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而行業不可惰

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沉我舟也昧進忘退所開危我身也身聚蝎攻本雖權安然必傾之徵也

抱朴子曰玄雲為龍興非虺蜺所能招也颶風為虎發非狐貉之能致也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玉帛幽求則丘園之俊起

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移谷以卑安

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尚入者有召怨之患

抱朴子曰淮陰隱勇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

應侯諂竒於溺箕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或南面稱

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虛也作

屈乍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

抱朴子曰焦螟之卑棲不肯為銜鼠之疾天玄蟬之

潔饑不願為蛻螂之穢飽是以禦寇不納鄭陽之惠

魯參不美晉楚之寶

抱朴子曰微颶不能揚大海之波臺碧不能動萬鈞

之鐘是以漆園思惠有捐金之歎伯氏哀期有勤終
之情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
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金鷄不競擊於小鷄
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朱亥竄勇於鼓力

抱朴子曰懸魚惑以芳餌檻虎死於籠狐不可以釣
縶致者必虬螭也不可以機筭誘者必麟虞也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洿處貴者勉怨群
下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里之茂也民怨
者堯舜不能待其長世之慶也

抱朴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爲之寢斧斧小
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爲之息網罟蚊集鷹首則屬
歸不敢啄鼠住虎側則狸犬不敢議

抱朴子曰靈蔡默然而吉凶昭哲於無形春蛙長譁
而醜音見患於聒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
著

抱朴子曰箕踞之俗惡旋盤之容被髮之域憎章甫
之飾故忠正者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直
之俗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八藪之燔蕪撮壤不能遏砥

柱之沸騰寸刃不能刊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之非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犴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攢舉不及羲和之末景百鼓並伐未若雷霆之餘聲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彞倫攸叙英俊孤任足以令庶事根長

抱朴子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猶竹栢之履霜也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劫以鋒銳猶不失正而改塗焉安肯誦笑以偶俗乎體方貞以居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違情以趨時焉安肯踐徑以

取容乎

抱朴子曰震雷輶輶而不能致音乎聾聵之耳重光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凝冰慘慄而不能凋欸冬之華朱鷗鏤石而不能靡蕭丘之木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曠弩危機嚴鏃銜弦至可忌也而勇雉觸之而不猜闇政亂邦惡正如能甚難測也而貪人競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振是以愚夫之所悅乃達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趨乃大智之所去也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墮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人安則韓白之功不著長君繼軌則伊霍之勲不成故病困乃重良醫世亂而貴忠貞

抱朴子曰好榮故樂譽之欲多畏辱則憎毀之情急若夫通精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虛以同條齊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窮通不足以滑和

抱朴子曰與奪不汨其神者至粹者也利害不雜其和者極醇者也浩浩乎非瓢觶所校矣茫茫乎非跬步所尋矣聲希所以為大音和寡所以崇我玄黃

遺邈而不與其曠死生大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綈碎將胡恤焉

抱朴子曰林繁則匠入矣珠美則蚌裂矣石含金者焚鑠草任藥者剪掘刃利則先缺絃哀則速絕用以適已真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災也

抱朴子曰准的陳則流鏑赴焉美名起則謗譏攻焉瑰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器盈志驕則不召禍而禍來矣

抱朴子曰連城之寶非貧寒所能市也高世之器非淺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質逸

倫之士不以否塞而薄其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
抱朴子曰大鵬無戒且之用巨象無馳逐之才故蔣
琬敗績於百里而為三台之標陳平因瘁於治家而
懷六奇之略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飾焉窮達者時
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呂尚非早蔽而晚智然振素而
僅遇韓信非初怯而未勇然危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
之玷故博施者未若防其微勤求者不如寡其辭
抱朴子曰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則不忠

之事不為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已待疏也猶及
則不怨之怨不為其貴矣

抱朴子曰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俗
化不弊風教不頽則皎潔之操不別到危國而沉賤
故莊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饑寒故魯列播忘富
之稱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鑿卑故其網雖疎而不漏神聰
明而正直故其道賞真而罰僞是以惠和暢於九區
則七耀得於玄昊殘害著於品物則二氣謬於四八
抱朴子曰天秩有罔極之尊人爵無違德之貴故仲

尼雖匹夫而饗祀於百代辛癸為帝王而僕豎不願
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貴幽厲位彌著而罪彌
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未若康成之閭
抱朴子曰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
而招故唐堯為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擢耀羊公積
行黃髮不倦而乃墜金雨集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
者其報常晚

抱朴子曰理盡者不可責有餘一至者不可求蕪濟
故洪濤之末不能蕩浮萍衝風之後不能颺輕塵勁
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西頽之落暉不能照山東

抱朴子曰懸象雖薄蝕不可以比螢燭之貞耀黃河
雖混渾不可以方沼沚之清澄山雖崩猶峻於丘垤
虎雖春猶猛於豺狼

抱朴子曰神農不九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大禹不胼
胝則玄珪之慶不集故救憂為厚樂之本暫勞為永
逸之始

抱朴子曰金鈎桂餌雖珍不能制九淵之沉鱗顯寵
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鴻立之
夫河湄繁伐檀之民玉帛徒集於子陵之巷蒲輪虛
反於徐生之門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覩西施而驚逝
魚驚聞九韶而深沉故衣藻之燦煥不能悅裸鄉之
目采菱之清音不能快楚隸之耳古公之人不能喻
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
抱朴子曰般旋之儀見憎於裸踞之鄉繩墨之匠獲
忌於曲木之肆貪婪不饜者疾素絲之皎潔比周實
繁者讐高操之孤立猶賈豎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
色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
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佞幸用才出乎小惠
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
歡而欲有戚之見恤猶災火張天方請雨于名山洪
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辭義卷第四十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摘景非瑩磨之力
春華燦煥非漸染之采菹蕙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
至真責乎天然也義以穿覲為異辭以不常為美而
歷觀古今屬文之家匙能抵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
前言何也

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

故不音形器異而鍾律同，輔骸人物殊而五色均，徒
閑澁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曲，大庖無
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書無限非
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厦，鬼神之
言乃著篇章乎。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並屬文，參差萬
品，或浩漭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言
功，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聞於自料，強於兼
之，違才易務，故不免嗤也。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並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

愛同憎異，貴乎合已，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
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匙知忘味，之九成雅頌
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醎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
飄颻之細巧，蔽於沉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
網羅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紲於籠罩之
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
有遠近，駑銳不可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
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遜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
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爲肴糧之用，蔭蕙不救
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

有損而賤也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
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
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體迥弱也繁
華曄曄則並七曜以○高麗沉微淪妙則儕玄淵之
無測人事靡細而不泐王道無微而不備故能身賤
而言貴千載彌彰焉

循本卷第四十一 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同卷 志三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
儀之本也巍峩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

子之本也莫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豐
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柢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
之求涖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雖佻虛譽
猶狂華于霜以寒曜不崇朝而零瘁矣雖竊大寶於
不料冒惟塵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高凌顧眎已
枯株於危陸矣聖賢孜孜勉乏若彼淺近躑躅忽才
如此積習則忘鮑肆之臭裸鄉不覺呈形之醜自非
遁世而無悶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迂濶
哉將救斯弊其術無他徒擢民於巖岫任才而不計
也

應嘲卷第四十二

抱朴子曰客嘲余云先生載營抱一韜景靈淵昔俗獨往邈爾蕭然計波而猶豫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累無係於宵間伯陽以道德爲首莊周以逍遙冠篇用能標峻格於九霄宣芳烈於罔極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譏俗救生之論甚愛胥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進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蒙竊惑焉

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無爲者也鬼谷終隱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後乃言其事乎夫噐非瓊瑾楚和不泣質非潛虬風雲不集餘才短德薄幹不適治出處同歸行止一致豈必達官乃可議政事居否則不可論治亂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梏世業身居漆園而多誕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貞貶毀仁義可謂彫虎畫龍難以徵風雲空枝億萬不能救無錢孺子之馬不免於脚剥土拌之盈案無益於腹虛也或人又曰然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苦辭直吾恐適足取憎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譽見貴之道也

抱朴子曰夫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爲善立言者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爲高若徒阿順諂諛虛美隱惡豈所匡失弼違醒迷補過者乎慮寡和而廢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餘無助焉非不能屬華豔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真僞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書行言用榮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磋礮流遁之間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磔迂濶屬難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有

似白厲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微入無間之內立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雞郊有足犬可爲羊大龜長蛇之言適足示巧表奇以誑俗何異乎畫敷倉以救饑仰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多玉不能賑原憲之貧觀藥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鐙管青鐙騏驥於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丘不與易也

喻蔽卷第四十三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爲冠倫

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為奇磧礫以
多為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
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袞而乍出乍入或
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
步武之黍稷也

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
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竄巢穴之沉昧
不知八絃之無外守燈燭之霄曜不識三光之焜朗
遊潢滂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丘垤之位卑不
悟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以其涵括八荒

麻絃
當作

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為富者以其包籠曠濶含受
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無取乎宏燾而
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尺水之中無吞舟之鱗寸枝
之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巔無扶桑之林潢潦之源
無襄陵之流巨鰲首冠瀛洲飛波凌乎方丈洪桃盤
於度陵建水竦於都廣沉鯢橫於天池雲鵬戾乎玄
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激不能局其
流騏驎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卑其飛雲
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才大又安省
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夫玄圃之下荆華之

巖九負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成山夜光煥而灼
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錄
大易而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
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
即廢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義和
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並生而異用百
樂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繡麗
八音諧而簫韶美群言合而道藝辨積猗頓之財而
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而著述約
陋亦何別於瓊碌也音為知者珍書為識者傳馨積

之不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莫賞而厭
之哉且夫江海之穢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
之曲水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君之璜雖有分
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艷之
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為水之
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之乍入乍出
或儒或墨夫發口為言著紙為書書者所以代言言
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
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異辭蓋因事
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

常却寒以温除熱以冷其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請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淑貞而亦有兵畧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為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饑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療溼痺而則足患萑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百家卷第四十四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銳藻弘麗汪濊然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所澄思也正經為道義之淵海

予書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岳而學者專守一業游并忽海遂踳躓於泥濘之中而沉滯乎不移之困子書彼引玄曠眇邈泓窈總不測之源揚無遺之流變化不繫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正之邪徑風格高嚴重仞難盡是偏嗜酸醅甜者莫能賞其味也用思有限者不得辯其神也先民歎息於才難故百世為隨踵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捐曜夜之寶不以書不出周孔之門而廢助教之言猶彼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狹見

之徒區區執一去博亂精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
重於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數於億兆或詩賦瑣碎之
文而忽于論深美之言真偽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
於桑間均龍章於素質可悲可慨豈一條哉

文行卷第四十五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
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
高之格是可識矣抱朴子答曰筌可棄而魚未獲則
不得無筌文可廢而行則道未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
略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籍

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
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燿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鉅
鈺不足以譬其銳鈍鴻羽積金不足以方其輕重而
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槩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
鍾子邳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斲削者比肩而班狄
擅絕手之名操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聲之稱廐馬
千駟而騏驎有邈群之傾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趨世
之色者蓋遠過衆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
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卦生乎鷹隼之被六
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貴本不必便疏未必

皆薄譬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託琤石雲雨生於霄
寸江河始於咫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應龍
徐舉顧盼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螻螻怪
其無階而高致驚蹇驚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驟詩
論之中周旋一經之內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
涯始自髻鬣詣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古昔
而賤當今敬所聞而黷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景之
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兼城之璞猶
謂不及楚和之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劍猶謂不及
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粘起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鵲

之所谷也雖有冠群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

正郭卷第四十六

四十七
同卷

志四

抱朴子曰嵇生以爲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
學無不涉名重於徃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
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悽悽惶惶席不暇溫志在乎匡
亂行道與仲尼相似余答曰夫智典不智在於一言
樞机之玷乱乎白圭愚謂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
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体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孔
其間無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
宗拔萃翹時鑒識朗徹方之常人所議固多引之上

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
用且好事者爲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
見唯慕於亂世而爲過听不覈實者所推策及其片
言所褒則重於千金遊步所經則賢愚波蕩謂龍鳳
之集竒端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定則遺迹見
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日月者耳非真隱也蓋欲
立朝則世以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堪或躍則畏禍
害確爾則非所安倉遑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
華而莫妍其實翫其形而不統其神故遭雨巾壞猶
復見劬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此故

其雖有缺隙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
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而聞於自料也或勸之以
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
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
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
海流橫吾其魚也况可具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
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按林宗之言
其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辯審矣當仰齊商洛
俯泛五湖追巢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
蹤山客離群獨往則當掩景淵濔韜鱗括囊而乃自

西徂東席不暇溫欲慕孔墨懷懷之事聖者憂世周
流四方猶爲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絕
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人不能彈毫屬筆祖
述六藝行自銜耀亦既過差收名赫赫受饒頗多然
卒進無益於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泗水泮草
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沉浮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
塵之中邀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刃筴弊匪遑啓處遂
使聲譽翕習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綬之
客輶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爲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
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廁高潔之條貫

爲秘丘之俊民修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不
謂之闇於天人之否泰蔽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背恬
默之塗竟無有爲之益不值禍敗蓋其宰耳以此爲
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尋龍騏斤鷄之逐
鴻鶴焦冥之方雲鵬鷖馳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
謂有耀俗之才無用守之質見無不了度及大用符
采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靜退心
希榮利未得玄圃之棲禽九淵之潛靈也自銜自媒
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尤劬尤師聖之器其
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難尼父之

所病夫以明並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
况於林宗燧燭之明德失半解已爲不少矣然則名
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旣沒故其所得者則世共傳
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斃無名之士於草
萊指未剖之璞於丘園然未能進忠烈於朝廷立禦
侮於壇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
推管生平仲之達穰苴林宗名振於朝廷敬於一時
三九肉食莫不欽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滯而但
養疾京輦招合賓客無所進致以匡危敵徒能知人
不肯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識真木之中梁柱

而終不墜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梁棟奚解於不米
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舉者誠高操也其走不仕者
亦其疾也嵇生又曰林宗存爲一世之所式沒則遺
芳未播碩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
見嗤於將來乎

抱朴子曰曷爲其然哉苟吾言之允者當付之於後
後之識者何恤於寡和乎且前資多亦譏之獨皇主
褒過耳故太傅諸葛公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
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爲辯訕上
謗政以爲高時俗貴之歛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

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賢之行徒惑華名咸競准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童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左國崇私議以動衆關毀於朝廷其所善則風騰雨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沉士人不齒折其名賢遭亂隱遁舍光匿景未爲遠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無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

憂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世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虛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悽悽爲之雄傑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鼎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旣不能薦有爲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逋逃不仕也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茲甚

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夏道昔曰豪似周公而不能爲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爲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彈禰卷第四十七

抱朴子曰漢未有祢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舉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群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爲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

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爲其兒呼孔融爲大兒呼楊修爲小兒荀彧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瓮飯囊耳百官大會衡時在坐忽顰顛悽愴哀歎慷慨或譏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盼歷視稠衆而答曰在此積尸列楛之間仁人安能不悲乎曹公嘗切齒欲殺之然無有入法應死之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了無悔情耻色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声並搖鼙擊鼓聞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更劇而無所顧忌尋亡走投荊州

如木子夕篇 卷之四
牧劉表表欲作書與孫權討逆于時已全據江東帶
甲百萬欲結輔車之援共距中國使諸文士立草盡
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省之曰但欲使孫左右柱
刀見視之者此可用爾儻令張子布見此大辱人也
卽摧壞校地表悵然有怪色謂衡曰爲子不中芸鋤
乎惜之也索紙筆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
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或有
錄所作之本也以比較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表乃
請衡更作衡則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爲佳而施用
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

欲殺之或諫以爲曹公名爲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
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之
也表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祖待以上賓
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但讀碑銘一過而
去父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太佳恨不寫也衡曰卿存
之名耳我一覽尚記之卽爲暗書之未有一字石缺
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
省可難言行輕人密願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能幽
翳高萊然修已駁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足蹈
禍齋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得其死哉猶

裊鳴狐嚙人皆不喜音響不改良處何益許下人物
之海也文舉爲之主任荷之足爲至到於此不安已
可知矣猶必死之病俞附越人無如何朽木鋸銑班
輸歐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荆楚間中陷極害此
乃衡情蔽之効也蓋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
者也於戲才士可勿戒哉嵇生曰吾所惑者衡之虛
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也敢不寤寐於指南投杖
於折中乎

詰鮑卷第四十八

志五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鮑辯之言以爲古者無君
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
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爲辯哉夫疆者交弱
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
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由
乎爭疆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茫以無
名爲貴群生以得意爲歡故剝柱刻漆非木之願拔
鷓裂翠非鳥所欲促促銜鑣非馬之性荷軛運重非
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伐根之生以飾無用捕
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脚蓋非萬物
並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

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量則不如向無死也讓爵
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忠
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無
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泯然不
繫恢尔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
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蕪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是
高巢不探深淵不漉鳳鴛栖息於庭宇龍鱗群遊於
園池飢虎可履虺蛇可挑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
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
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疠不流民獲考終純口在曾

之心不生含舖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飭
安得聚歛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爲坑穽降及叔季
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飾
終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凌霄構丹綠於焚燎傾峻
叟寶冰淵採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
不足以贍其費澶漫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
去崇日遠背村彌增尚賢則民爭明貴貨則盜賊起
見可欲則真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開造刻
銳之器長侵略之患弩恐不勁甲恐不堅矛恐不利
盾恐不厚若無凌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

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
辜諫者脯諸侯蒞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
用炮烙之虐若冷斯人並為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
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為君故得縱意也
君臣既立衆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於
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
之中閑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激
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冲昧既闢降濁升清穹降仰焘旁
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
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
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
未若玄黃剖判七耀垂象陰陽陶淫萬物群分也由
茲以言亦如鳥聚獸散巢栖穴窟毛血是茹結草斯
服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府體廣
廈梗梁嘉音黼黻綺紈御冬當暑明群莅物良宰巧
匠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勢
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人之作受命自天或
結罟以畋漁或瞻辰而鑽燧或嘗卉以選粒或構宇
以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

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五迭興道
教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蕩蕩之化
成大階既平七政遵度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覲靈
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湄景老摛耀於天路皇風振
於九域凶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而刑
厝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爾乎
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夫遠
古質朴蓋其未變民尚童蒙机心不動譬夫嬰孩智
慧未萌非爲知而不爲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爭草
萊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

類之黨則私闘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
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唯類盡矣至於擾龍馴鳳河圖
洛書或麟術甲負或黃魚波湧或舟禽翔授或回風
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之徵
指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冷
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混冥
爲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爲高乎則八卦
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闡哉雅論所尚唯
貴自然請問夫識毋忘父群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
之末飾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

為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
舟楫之噐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疾無
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賴其
後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反巢穴之陋
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步負戴
棄鼎鉉而為生臊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
為飾不用衣裳逢女為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曰不
可也况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而不
寒穀糧絕而不饑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則所
吾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橡茅可以生聞訟藜藿

足用致侵奪矣夫有欲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已之
情著於成形之日賊殺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
理何居夫明王在上群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肝食
延誹謗以攻過責昵屬之補察聽輿謠以屬省鑒履
尾而夕惕颺清風以掃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綱密
有犯無赦刑戮以懲小罪九伐以討大愆猶懼豺狼
之當路感彞倫之不叙憂作威之凶家恐姦宄之害
國故嚴司鷹揚以彈違虎臣杖鉞於方嶽而狂狡之
莫變世乏之而命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
掠殺而良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訴無疆所憑而冀

家為夷齊人皆柳惠何異負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
不濡無轡筴而御奔馬棄柂櫓而乘輕舟未見其可
也鮑生又難曰夫天地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
好陰則川虎承柔剛以卒性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
安本無尊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獷多則魚
擾鷹衆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
壅崇寶貨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內聚曠女
外多鰥男採難得之寶貴竒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
不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夫穀帛積則民有
饑寒之虞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

衆百姓養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况加賦歛
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饑冒法斯濫於是乎在
王者憂勞於上台鼎聳顛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
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姦寡之不虞
故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驕城
嚴則役重而攻巧故散鹿臺之金發鉅橋之粟莫不
懽然况乎本不聚金而不歛民粟乎休牛桃林放馬
華山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猶以為太况乎本無軍旅
而不戰不成乎茅茨土階棄織拔葵雞囊為幃濯裘
布被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為美談所謂

盜跖分財取少為讓陸處之魚相煦以沫也夫身無
在公之役家無輸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
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
之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
此專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
任之自然猶慮凌暴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
枵柚之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
所以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禁不止也關梁所以禁
非而猾吏因之以為非焉衡量所以檢僞而邪人因
之以為僞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兵

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為難此皆有君之所致
也民有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
人之爭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
貪無城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擢柄之可競勢
不能以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
師鞠旅推無讐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
流血則漂樞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
下無邦忠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其徒小小爭
奪之患邪至於移父事君廢孝為忠申令無君亦同
有之耳古之為屋足以蔽風雨而今則被以朱紫飾

以金玉古之爲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玄黃黼黻錦
綺羅紈古之爲樂足以定人情而今則煩乎淫聲驚
魂傷和古之飲食足以充饑膚而今則焚林漉淵宰
割群生豈可以事之有過而都絕之乎若令唐虞在
上稷高贊事卑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儉之清風肅
玉食之明禁質素簡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
而戮之則頌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災而壞屋
室畏風波而填大川乎

抱朴子曰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余旣駁之矣後所
答余又多不能盡載余抄條其論而牒詰之云鮑生
曰人君採難得之寔聚奇怪之物飾無益之用厭無
色之求

抱朴子詰曰請問古今帝王盡採難得之寔聚奇怪
之物乎有不爾者也余聞唐堯之爲君也捐金於山
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蔬食菲服方之監門其不汔
淵剖珠傾巖刊玉鑿石錄黃白之鑛越海裂翡翠之
羽網璫瑁於絕域搨丹青於嶮漢亦可知矣夫服章
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以周公
辯貴賤上下之典式宮室居處則有堵雉之限冠蓋
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器用則有多少之制庖厨

供羞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災眚又減撤之無色也
不在有道子之所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以定雅
論之證也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穀帛積
則民饑寒矣

抱朴子詰曰王者妃妾之數聖人之所制也聖人與
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德與天地合豈徒異哉夫豈徒
欲以順情盈慾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官理陰陽教肅
宗奉祖廟祗承大祭供玄統之服廣本支之路且案
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畷天下女數多於男
焉王所宗豈足以逼當娶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審矣

帝百僚以藉田后妃將命婦以蚕織下及黎庶農課
有限力佃有賞怠惰有罰十一而稅以奉公用家有
備凶之儲國有九年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奪其時
調薄役希民無饑寒衣食既足禮讓以興昔文景之
世百姓務農家給戶豐官倉之米至腐赤不可勝計
然而士庶猶侯服鼎食牛馬蓋由於賦歛有節不足
損下也至於季世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末之業生
穀之道不廣而游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之而犯非
者衆鮑生乃歸咎有君未若譏采擇之過限刺農課
之不實責牛飲之三千貶履與大半但使後宮

周禮租調不橫加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
則事有失所即鹿無虞維入于林中安可終亡靡所
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網疎猶漏可都無
網乎鮑生曰人生也衣食已劇况又加以收賦重
之以力役饑寒並至下不堪命冒法犯非於是乎生
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蚤虱不餒使人智巧役用萬
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但患富者無知止之心貴者
無有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蹶之故而終身不行以桀
紂之虐思乎無主也夫言主事彌張賦歛之重於往
古民力之疲於末務饑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言有

殺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
時為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耶鮑
生乃唯知飢寒並至莫能固窮獨不知衣食並足而
民知榮辱乎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寐
待旦日昃食將何為懼禍及也

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驕
奢賢者不用用者不賢夏癸指天日以自喻秦始皇憂
萬世之同謚故致傾亡取笑將來若能懼危夕惕廣
納規諫詢芻蕘以待聽養黃髮以乞言何憂機事之
有違何患百揆之不康夫戰競則彞倫叙念凡別

究作豈况無君能無亂乎鮑生曰王者歛相
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耀朱服白雉玉環何益齊
民乎

抱朴子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
地應若乃景星摘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含采以表
羲和之昃靈禽嚙喙於阿閣金象焜焜乎清沼此豈
卑辭所致厚幣所誘哉王莽姦猾包藏禍心文致太
平誑眩朝野貺遺外域使送瑞物豈可以此謂古皆
然乎夫見盈丈之尾則知非咫尺之軀觀尋仞之牙
則知非經寸之口故王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通靈無

遠不慢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化被無外也
夫絕域不可以力服蠻貊不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
能然哉何者鮑生謂為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須王
母之環以為富也非儉膳而竭越裳之雉以充庖也
所以貴之者誠以斯為太平則上無苛虐之政矣孰
多於斯而云不用無益於齊民源遠體大罔未易見
鮑生之言不亦宜乎鮑生曰人君恐姦篡之不虞故
嚴城以備之也

抱朴子詰曰侯王設險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
爾夫兩儀肇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

凶醜之則然下愚之難移猶春陽之不能榮枯
景之不能鑠金石治容慢藏誨淫召盜故取法乎習
坎備豫於未萌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遏暴客之變
而欲除之其理何居兇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
何必日用哉蜂蠆挾毒以衛身智禽啣蘆以扞網穉
曲共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
鮑生欲棄甲冑以進利刃墮城池以正衝鋒若令甲
冑既捐而利刃不在城池既壞而衝鋒猶集公輸墨
翟猶不自全不審吾生計將安出乎或曰苟無可欲
之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

抱朴子答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錐刀之末愚民
競焉越人之大戰生乎分蚍蜉之不均吳楚之反兵
起乎一株之桑葉飢荒之世人人相食素手裸跣遠
則甫侯子羔近則于公釋之探情審罰剖毫析芒受
戮者吞聲而歌德刑劓者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
之時也昔有鰥在下而四嶽不蔽明揚仄隲而亢凱
畢卒或投屠刀而排金門或釋版築而躡玉堂或委
芻豢而登卿相或自亡命而為上將伯柳達雖人解
狐薦然家方回叩頭以致土禽息碎首以推賢敢問
於時有君否耶又云田蕪廩虛皆由有君夫君若

田之蔓草臣非耗倉之雀鼠也其蕪其虛卒由水旱疫疠以臻凶荒豈在賦求令其然乎至於八政首食謂之民天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我庾惟億民食其陳陌渠開而斥鹵膏壤邵父起隄陵之陂而積穀為山叔敖創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造三犁之巧而開右以豐任廷教九真之佃而黔庶殷飽此豈無君之時乎

知止卷第四十九

志六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定福莫厚乎知止抱盈居冲者十全之筭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

巢許管胡之徒咸蹈雲物以高鶯依龍鳳以竦迹覘韜鋒於香餌之中悟覆車乎來軻之路違險塗以遐濟故能免詹何之釣緝可謂善料微景於形外觀堅冰於未霜徙薪曲突於方熾之火纒舟弭楫於衝風之前瞻九牯而深沉望密蔚而曾逝不託巢於葦若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皆器大量弘審机識致凌侏獨往不牽常慾神參造化心遺萬物可欲不能方鼻介其純粹近理不能耗滑其精誠苟無若人之自然誠難企及乎絕軌也徒今知功成者身退慮勞大者不賞狡兎訖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矣

良弓之將棄，鑒彭韓之明鏡，而念抽簪之術，覩越相之闇，則識金象之貴。若范公汎艘以絕景，薛生遜亂以全潔，二疏投印於方盈，田豫釋紱於漏卮，進脫危悔之咎，退無濡尾之吝，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祛將來之惑。方之陳寶，不亦邈乎？或智小敗於謀大，或轅弱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衆非，或及忠諫於蕪會，或倡高筭而受晁錯之禍，或竭心力而遭吳起之害。故有踣高踏厚，猶不免焉。公且之放仲尼之行，賈生遜擯於下，士子長重，骨乎無辜。樂毅平齊，伍員破楚，白起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越，韓信功

蓋於天下，黥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畧辱，以及之，不避其禍。豈智者哉？爲臣不易，豈將一塗要而言之，決在擇主，我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避賢，潔而且安，虛名厚實，禍莫大焉。能修此術，萬未有一吉凶由人，可勿思乎？逆耳之言，樂之者希，獻納斯榮，將速身禍，救誹謗，其不暇，何信受之可必哉？夫矰繳紛紜，則鴛鴦徊翮，坑穿充蹊，則麟虞歛迹，情不可極，慾不可滿，達人以道制情，以計遣慾，爲謀者，猶宜使忠况自爲策，而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不知足者無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無足者禍之所鍾也，生生之厚，殺哉！

生矣宋氏引苗郢人張華誠欲其快而實速美裂起
進忘退斯之以乎夫筴奔而不止者豈不傾墜凌波
而無休者希不沉溺弄刃不息者傷刺之由也斫擊
不輟者缺毀之原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
豈欺我哉故養由之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
子知其方敗成功之下未易久處也夫飲酒者不必
盡亂而亂者多焉富貴者豈其皆危而危者有焉智
者料事於倚伏之表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
累棊之際議治喪不於群狐之中古人狎狂爲愚豈
所樂哉時之宜然不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遭濤波

幽道而水被焚燒若龔騰之絕粒以殞命李業前歲
以吞醜由乎迹之有朕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冰
身如居陰動無遺蹤可尋靜與無爲爲一豈有斯患
乎又况乎揭日月以隱形骸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
夫值明時則優於濟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焉
此求慨非一士也吾聞無熾不滅靡溢不損煥赫有
委灰之兆春草爲秋瘁之端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四
時之序成功者退遠取諸物則構高崇峻之無限則
頽壞惟憂矣近取諸身則嘉膳旨酒之不節則結疾
傷性矣况乎其高概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其威震天

志而加崇，又不息者乎？蚊蚋墮山，適足翔翔；兕虎之
 墜窞而為雉，此言大物不可失所也。且失正色，彈違
 直道而行，打撲干紀，不慮讐隙，則怨深恨積。若舍法
 容，非囁託如響，吐剛茹柔，委曲繩墨，則思喪敗。居此
 地者，不亦勞乎？是以身名並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
 者，不乏也。然而入則蘭房窈窕，朱帷組帳，文茵蕪綺
 於華第，艷容燦爛於左右，輕體柔聲，清歌妙舞，宋蔡
 之巧陽阿之妍，口吐採菱庭露之曲，足躡淶水七槃
 之節，和音悅耳，冶姿娛心，密宴繼集，醕醑不撤，仰登
 阿閣，俯映清淵，遊果林之丹翠，戲蕙圃之芬馥，文鱗

洩灑朱羽，頡頏飛繳，墮雲鴻，沉輪引魴鯉，遠珍不索
 而交集，玩弄紛華，不求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
 接軫，丹旗雲蔚，麾節翕赫，金口嘈囂，戈甲璀璨，得意
 託於後乘，嘉旨盈乎屬車，窮遊觀之娛，極畋漁之權。
 聖明之譽滿耳，而入諂悅之言異口，同辭于時，恥然
 意蔑。古人謂伊呂管晏不足也，豈覺崇替之相為首
 尾，哀樂之相為朝暮，肯謝貴盛，乞骸骨，背朱門而反
 丘園哉？若乃聖明在上，大賢讚事，百揆非我，則不叙
 兆民非我，則不濟，高而不以危為憂，滿而不以溢為
 慮者，所不論也。

窮達卷第五十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繫滯其有憾乎抱朴子答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知已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沉潛知命者何恨於卑瘁乎故沉問濘鈞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斷焉珣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滓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辨菽麥唯以達者爲賢而不知僥求者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爲劣而不詳守道者之所窮也且失懸象不麗

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嵩岱不託地則不能竦峻極概雲霄鬼足因夷塗以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離光非燧人不熾楚金非歐冶不刻豐華俟發春而表艷棲鴻待衝飈而輕戾四嶽不明揚則不鯁不登庸牙不推賢則夷吾不式厚穰苴賴平仲以超躡韓淮陰因蕭公以鷹揚雋生由勝之之談曲逆緣無知之薦元直起龍縈之孔明公瑾奮貞卧之興霸故能美名垂於帝籍弘動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然焉舉士也必附已者爲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爲夬而附已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

遺焉而多黨者不必逸群之才也信衆口故謂其可
焉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遣所念之近清或適彼之
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釋銓衡而以疏數爲
輕重矣棄度量而以綸集爲多少矣于時之所謂雅
人高韻秉國之鈞黜陟決已褒貶由已者歟哉免乎
斯累也又况於胷中卒有憎獨立疾非黨忌勝已忽
寒素者乎悲夫邈俗之士不羣之人所以比肩不遇
不可勝計或抑頓於敷澤或立朝而斥退也蓋修德
而道不行藏器而時不會或俟河清而齒已沒或竭
忠勤而不見知遠用不聘於一世勲澤不加於生民

席上之珍鬱於泥潭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築而不
值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暴虐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
之不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耻由之知大道之否而
不改之齊通塞於一塗付榮辱於自然者豈懷悒悶
於知希與求款於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
用心也小年之不知大年井畦之不曉滄海自有來
矣

重言卷第五十一

抱朴子曰余有人玄伯先生者齒在志孝固已窮覽
六略旁綜河洛晝競羲和之末景夕昭望舒之餘輝

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以儒道為城池以
 神為干戈故談者莫不望塵而銜璧文士寓目而格
 筆俄而悟智者之不言竟守一之無咎意得則齊拳
 蹄之可棄道乖則竟唱高而和寡於是奉老氏多敗
 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穎而如納韜修翰形于管
 含金懷玉抑謚華辨終日彌夕或無一言門人進曰
 先生默然小子胡述且與庸夫無殊焉竊謂號鍾不
 鳴則不異於積銅浮磬息音則未別乎聚石也玄怕
 先生答曰吾特收遠名於萬代求知已於將來豈能
 競見知於今日標格於一時乎陶甄以盛酒雖美不

見醜身卑而言高雖是不見信徒卷舌而竭聲將何
 救於流遁古人六十笑五十九不遠迷復乃竟有以
 也夫玉之堅金之剛也水之冷也火之熱也豈頂自
 言然後明哉且八音九奏不能無長短之病養由百
 發不能止將有一失之疏翫憑河者數溺於水好劇
 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於操絃故終無煩手之累儒
 者敬其辭令故終無樞机之辱淺近之徒則不然焉
 辨虛無之不急爭細事以費言論廣修堅白無用之
 說訟諸子非聖過正之書損教益惑謂之深遠委棄
 正經競治邪李或與聞見者較唇吻之勝負為不識

者吐清高之談對前非敵力之人愛無賞解之客何
異奏雅樂於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哉徒口
枯氣乏雄枕抵掌斤斧缺壞而繁節不破勃然戰色
而垂忤愈遠致令恚容發頽醜言自口偷薄之變生
乎其間既玷之謬不可救磨未若希声以金大音約
說以俟識者矣

自叙卷第五十一

志七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蒼
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為列國因以為姓焉
洪曩祖為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耻事國敗棄官而

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為莽所敗遇
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
欲君於瑯琊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
武踐祚以廬為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
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隨侯征討屢有大捷
侯比上書文為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
不為論侯曰弟與我同蒙矢石瘡痍周身傷失右眼
不得盡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
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
文辭不獲已受爵即弟為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

今基兆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
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煩役國
人何以爲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與弟
躬耕以典籍自娛又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又
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反至于累世無居
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文藝之高一時莫倫
有經國使才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縣入爲吏部
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
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
孝友聞行爲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郎

中正建城南昌一縣令中書郎建尉平中護軍拜會
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秉文經武
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爲五郡赴警大都
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戍遏疆場天之所懷人不
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實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
至太中大夫歷位大中肫鄉令縣戶二萬舉州最治
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佃公田
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
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爲吳
郡中令正色弼違進可替否舉善彈枉軍國蕭維遷

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爲一親所嬌嬈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父見背夙失庭訓饑寒困瘁躬親耕耨承星履草密勿疇襲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歎能讀者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但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

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旣性闇善忘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爲傳授之師其河洛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筭術九宮三基太乙飛符之屬人了不從焉由其若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乙之法粗知其肯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爲人用之事同出身情無急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案別錄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以來群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未見之多也江表書

籍通同不具昔故詣京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具嘆恨今齒近不惑素志衰頽但念損之又損爲乎無爲偶耕藪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日沮矣洪之爲人也而駿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藍縷而或不耻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身促而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爲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洪稟性尪羸無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

又思弊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閑居守靜葺門而無趨所之從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頓决荆棘叢於庭宇蓬莠塞乎階甬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爲意遠忽近而不怒其乏役也不曉謁以故初不修見官長至於弔大喪省因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捷恒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餘而病使心違顧不媿已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

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闡至之密洪以爲知人甚
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花無益有損雖
不能如朱公叔一旦絕之且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
焉又爲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側立勢
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已而見疵毀謂洪爲傲物輕
俗而洪之爲人信心而行毀譽皆置於不聞至患近
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爲儒者之末每與
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
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若珍惜短難辭心
家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悟而已不致苦嘿使

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者詳所思之則多自覺而
得之者焉度不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
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干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救
知己之抑者數人不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
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
雖視至者在事秉勢與洪無識者終不以片言半字
少系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喚求朋類或
見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
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
儲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已也不爲

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良善者用時或齎酒殺候洪雖不儔匹亦不拒也後有以答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第華生治繁於既客蓋邀名之僞行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罪人之賂或枉有理之家或爲逋逃之藪而饗亡命之人或挾使民丁妨以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惚恫官府之間以窺掊剋之益內以誇妻妾外

以鈞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已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賓庭或設雀羅而几筵積塵焉洪自有識逮以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譏人交之好惡或爲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閑能者洪指說其快事其貪暴闇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

護太多不能明辯，臧否使皂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准格。見譽者自謂已分，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以爲戒，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爲輕乎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答曰：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今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爲匹也。况非我安可爲取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

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休乃奔波亡走，殆至屠城，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比盡子弟也，同於我者，邊是乎異於我者，邊非乎？或者始無卒，唐堯公且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嘍嘍，管見熒燭之明，而輕人評物，是皆賣彼上聖大賢乎。昔太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鎮業靡違，壬黨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爲將，兵都尉累見敦道，暨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谷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帛山積，珍

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括財物繼輟連檐洪獨約
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獲得衆者洪卽斬之以
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蕩諸軍諸軍
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
很藉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輟張無所損傷以救諸
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師多獲甲首而
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給布百疋
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及施知故
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平時
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

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城之金包
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
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會有故人
譙國嵇居道見用爲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爲參軍雖
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黽勉就焉見遣先行催
兵而居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頗爲節將見數用皆
不效求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其間胥胥亦
是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旣非常物又其去
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城有若春華湏臾凋
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落百端憂懼競戰不可勝

言不足為也。且自度性篤懶而才至短，以篤懶而御短才，雖翕眉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辨天致名位而多患累，況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反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不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以不得情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世之域，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見造之賓，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誠欲以遠遠謹譁，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嵩岳以

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來。云尔。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至于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天才未必為增也。直所覺差廣而覺妍媸之別。于是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百卷，犹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不遑復料護。他人文成，手便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示作文章。每一更字，輒自轉勝。但患懶，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

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
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
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為神僊傳十卷又撰
高尚不仕者為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
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
篇言神僊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
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臧否屬儒家洪見魏
文帝典且自叙末及彈碁擊劍之事有意于略說所
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
不閑焉洪躰鈍性駑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髻又擲昆

手博不及兒童之羣未嘗鬪鷲走狗馬見人博戲了
亦目盼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至
今不知碁局上有幾道樗蒲齒名亦念此輩末伎亂
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
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至于勝負未分交爭都市
心熱于中顏愁於外名之為樂而實煎悴喪廉耻之
操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容結怨隙管宋閔公吳太
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伏滅七國幾傾天朝作
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覩戲者慙恚交集子足相及醜
惡相加絕交遠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

召悔去不足爲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
實未許其賢于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
之憂鬪訟之變聖者犹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
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畫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不
喜而不爲盖此俗人所親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
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爲射旣在六藝又可以禦寇
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管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
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單刀瘦
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若
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

晚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是不急
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此已往未之
或知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
戶二姜兩表法真子龍之傳當廢書前席慕其爲人
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知其爲文儒而已
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不就薦名瑯琊任丞相
府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修名請府論功主者求
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
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並無報以勸來洪
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

竊詔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
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適有
次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爲善醜虜
未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
豈敢苟察區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
而恭承詔命焉洪既著自叙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
年在耳順道窮望絕懼身名之借滅故自紀終篇先
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幣
帛登救生之蒲輪耀藻九五絕聲昆吾何憾芬芳之
不揚而務老生之彼務洪答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

若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
改旬而凋墜雖飛颺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
夫期頤猶奔星之騰炯黃髮如激箭之過隙况或未
明而殞籜逆秋而零瘁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楊
烏有夙折之哀歷覽遠古逸倫之士或以文莖而龍
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勳著於明府德音被乎管絃
形器雖沉鏖於淵壤美談飄颻而日載故雖千百代
繼穆如也余以庸陋况抑婆娑用不合時行件於世
發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跡與衆迕內無金張之援
外乏彈冠之友循塗雖坦而足無騏驎六虛雖曠而

翼非大鵬上不能鷹揚匡國下無能頭親垂名名不
寄於良史聲不附乎鐘鼎非故因著述之餘而為自叙
之篇雖無補於窮亦賴將來之有述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書抱朴子後

葛洪所著抱朴子內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事具
自序蓋洪丹陽句容人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少
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
儒學知名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師事南
海太守上黨鮑玄終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太安中
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
起兵討之祕檄洪為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

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避地南土。元帝為丞相，辟為掾。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于審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聞交趾出丹，求為句漏，令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後忽與嶽書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書，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

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葬以為尸解得仙。云其出處履歷大略如此，又不偉人乎？予試讀其書，黃白飛昇長生久視之言多，雖涉誕妄，才章富贍，混混乎如萬斛泉，精覈是非而議論通透，想夫熟於世故者歟。然而訛謬殘脫至夥，甚者漫漶不裂，不可讀焉。仍徧乞借於藏書家，聚數本，讎校之，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稍雖如

1699

可見猶不靡遺漏矣篇首明人序三葉內篇三葉外篇二葉凡八葉諸本俱脫無由補入今添白紙足其數以俟他日善本之出也

元祿己卯夏五

一色時棟



元祿十二年己卯五月日

書肆

林氏正五郎 藏
井上忠兵衛 坂

